

的編者  
話者

## 中國社會與教會都有待「軟著陸」

中國共產黨領袖經常自詡「沒有共產黨，就沒有新中國」。無論這句說話是否中悅人心，它著實包涵一定的真實意義。過去五十年，共產黨是主宰中國大陸的主要力量，（如果不致說成唯一的力量）的話，中國今天的局面，很大程度上是共產黨所造成的。無論中國的成功與失敗，優點與缺點，可喜與不幸，都與共產黨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
中國共產黨統治了大陸五十年，當中走了不少回頭路。回首往事，又發覺當中有不少是歷史上無可奈何的必然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的前後半年內，中國城市的物價普遍飛漲，民生資源的供應與需求落差甚大，不實行全國一體化，實無法將有限的資源作最大限度的平均分配，苟非如此，中共建政初期的社會安定必然無法實現，而一九五二至五七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，未必能順利完成。

然而，此急遽而全面的一體化，細微之處，竟至連雲南山區一個少數民族的村落亦無法脫出其巨網之外。這項一體化的過程，政治上令到中國完成全國上下渾然為一的目標，結束了孫中山先生所歎說中國人是「一盤散沙」的百年悲劇。

這種政治上的一體化，乃在壓力下完成。但壓力斷不能無限期延續下去。久收之餘，必須適度地放，否則所累積的壓力一旦爆發，社會必致大亂。（東歐變天後的紛爭正是一個明顯例子），中國因而有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。

另一方面，政治上的一體化，也令到中國在經濟上及社會上付出高昂的代價。經濟上的代價體現於生產力的受縛。全國一體，生產的自主性受到嚴厲的規限，國家的經濟生產一直停滯不前。國家決策上的一句「以糧為綱」，立時扼殺了其他農富產品的生存空間；一句「以鋼為綱」，民生用品的生產全部要讓路，結果造成了市場供應上的百物短缺，商品市場上一窮二白。

社會上的代價，則體現在公民社會的消失。政府直接干預（說得好聽一點是「負責」）人民的一切生活環節。結果，不單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事務變成了政府的公務，（小至個別職工的就業問題，也交由政府負責，）公民活動也由政府吸納，文藝沙龍、宗族組織、社會救濟機構，都收歸政府操控，成了政府直接控制的組織，（「文聯」、「作協」、中國紅十字會、中國奧委會等例子，比比皆是，）宗教團體自然也難於置身其外。

事實上，中國執政的最初三十多年，宗教界（天主教會尤為明顯）不斷受到政府的挑戰，在百般催促之下收歸政府的掌握，教會自主能力降至最低。

然而，隨著整個國家的開放，包括天主教會在内的種種宗教團體及其他一切社團，都開始重新逐步掌握自主權。一如國家由一體走向多元，是由宰制走向釋放，一下子會出現無所



